# 孙权与二乔秘史

自古吴越出美女，三国中两个绝世美女大乔小乔两姐妹，有着江南美女的白晰娇美，更何况出自名家大户，可

谓当时人间绝品，俗话说，英雄爱美女，美女重英雄，自东吴孙坚创业以来，拓展地盘，孙策更是少年英雄，子承

父业，号称为「小霸王」，他的少年好友周瑜足智多谋，尽心辅助，于是打下了长江以南的东吴天地，大乔嫁了孙

策，小乔嫁了周瑜，真可谓是江山美人英雄尽得。孙策兄弟五人，以二弟孙权最为特别，此人金发碧眼，天生异样，

传说孙坚长年在外征战，孙夫人寂寞难耐，曾引西方杂耍艺人入宫表演月旬，不久便有了孙权，生来形貌异伟，孙

坚也曾怀疑，但不久便死于荆州与刘表之战，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那孙权自小就神力无比，胯下阳物尽得西洋人遗传，一尺有余，少年便与侍女多行风雨之事，暗下流传其阳物

持久不倒，于是私下多有浪女与之来往，孙权自见了乔氏姐妹后，心如猿马，乔氏姐妹白嫩丰满，更因富家女儿，

洗澡尽是奶液浴身，长年累月，便出落的与凝脂一般，明眸皓齿，桃腮红唇，据传男子凡见之者无不心神迷荡，不

能自已。

孙策周瑜都是年少英雄，正值正茂年华，与那乔氏更是恩爱倍加，何况二人重权在握，孙权很难找到机会，甚

至连见乔氏的机会都没有。恨得他把自己屋里的６个侍女赤裸裸地绑在后花园的石柱上，着实发泄了一天，直弄的

雨露尽空方罢手。这一幕却被孙老夫人，也就是孙权之母看在眼里，老夫人对孙权疼爱有加，一是此子长年伴着他，

甚为孝顺，二是孙坚死后，孙权为其母暗中搭桥，引富商许贡与其母私通，故老夫人甚爱权儿。

孙老夫人岂不知孙权心思，于是问道：「权儿因何作弄自己，你是皇室君储，理当通晓明理。」

孙权见了母亲，怨气顿生，责怪母亲为何当时不把乔氏嫁与自己，孙老夫人说道：「嫁你兄长及周瑜，可换来

他二人全心开创基业，保得我族一生平安，如嫁你，兄弟二人为色反目成仇，遗患无穷。」

孙权当即给母亲跪下，哭诉道：「我得不到乔氏姐妹，不如立死。」

孙老夫人见状，忙安慰他道：「权儿，你兄及周瑜现正征战刘繇与太史慈，想那乔氏姐妹多日孤寂，现在正是

机会。」

孙权听罢大喜，忙请母亲赐教，孙老夫人告知：「大乔今天我让她进内宫陪我安寝，也算是大儿媳尽的孝道，

你今夜二更便来我处，我给你留门，然后你进来我就出去把门反锁，剩下我儿可尽风雨之事，至于小乔之事，以后

再计，包在为娘身上，只是万不可它人知道。」孙权破涕为笑。

当夜，那大乔果然来到内宫，陪婆婆用饭，饭后掌灯品茶，不几刻，老夫人生了倦意，大乔忙说：「婆婆少歇，

让媳妇为你后屋备水沐浴。」说罢起身进了后屋。

老夫人辞退丫环，忙将房门悄悄打开，隐匿在外的孙权闪身而入，老夫人向床底一使眼色，孙权会意，忙伏身

钻入床下，放好床裙，谁也看不到他。夫人关了门，此时大乔备水已毕，来到前堂，请老夫人入盆沐浴，夫人道：

「媳妇，你也劳累了，就和婆婆同浴吧。」

大乔受宠般地道了一福，于时婆媳两宽衣解带，孙权伏在床底，听到大乔解衣的声音，但床底只能看见大乔的

一双脚，穿着凤绣锦鞋，三寸金莲，甚是诱人，古时女子之脚与贞操并重，观女人裸脚与观其赤体无异，那大乔解

鞋脱袜，露出一双玉足，通体润滑，柔若无骨，在烛灯下似两个玉萝卜一般，孙权见了，阳具骤起，心衬到，只见

一双玉足便如此难忍，更何况见其胴体，遂屏住呼吸，不敢丝毫作响，两女除衣完毕，大乔便搀扶老夫人入内堂沐

浴。孙权听得内屋关门响毕，聂手聂脚轻出床底，见床上大乔的肚兜红底金绣，忙拿起贪婪闻之，馨香异常，直沁

心脾。

此时听到内堂水响，忙悄悄挨近堂门，用舌头舔湿纸窗，小指扣做一洞，入眼窥之，见两女已双双入盆，大乔

正给婆婆轻搓后背，正面对孙权，想是老夫人故意安排的，孙权只见到大乔头部和两个臂膀，其余浸在水里，胸中

也被老夫人挡住，见那两条玉臂白如羊脂，在水气朦胧中显得如仙女一般，黑发如黑，杏眼桃腮，一肌一容无不令

人撩动心扉，孙权顿觉浑身燥热，阳具高昂勃起，直抵腹脐，不由得悄悄净除衣裤塞入床底，全身赤裸在外窥视。

低头一见，只见阳具暴粗胀足，青筋突起，如小兽般颤栗。

只听孙老夫人说：「唉，媳妇呀，我老了，泡一会儿就乏了，你先泡吧，我上床等你，今夜婆婆与你同眠。」

说罢起身出了浴盆。老妇人虽然近五旬，但皇家生活依然保持身体皎好，丰满白嫩，虽现老像，但也是徐娘半老，

孙权不禁称赞，怪不得母亲与那许贡夜夜寻欢，果然是风骚的胚子。

老夫人披巾出盆，来到外堂，见孙权赤裸，脸现红气，胯下阳具已暴长尺余，已是淫欲难挡，便用指置口上做

嘘状，悄然上床，只待那大乔上床，此时那大乔已经一人在盆，孙权见她两只锁骨时隐时现，托的玉颈甚为性感，

微红的脸蛋娇美无比，如仙如妖，大乔此时也沐浴完毕，起身时孙权看到正着，见她胸丰臀圆，两只奶子饱满坚实，

一双玉腿曲线优美，通体白玉一般，私处三角地阴毛齐整，与肌肤黑白分明，灯光朦胧中似不食人间烟火一般的尤

物，走动时玉体颤动，无不撩人欲火，孙权直盯盯地不能自控，听老夫人咳了一声，忙梦醒般钻入床底。

大乔上床，与婆婆说了会家常，老夫人便装做睡去，那大乔心想着夫君孙策，轻嘘短叹，半饷没有睡意，这可

苦了孙权，卧床底不敢动弹分毫，汗如雨下，眼看美人就在头顶，且不敢造次。

过了一个时辰许，听得大乔轻微息吸，似已熟睡，忙悄悄爬出床底，跪在地上，只探出头来看向床上，见大乔

平仰而卧，只穿肚兜，两只奶子将肚兜顶的突起，一件小摆束在腰上，挡住下体，古时女子并无内裤，只是小裙一

般的织锦挡于腹间，白晰的肚腹露在外面，一起一伏，脐眼圆润，像只淫眼在诱惑你，白晰丰满的大腿在小摆的半

掩下轮廓优美，私处如鸽子胸脯般弧线型，孙权耐不住，轻轻将下摆撩起，借着烛光看那大乔的私外，见阴毛柔顺，

黑亮如漆，两边阴肉嫩白微红，弹力十足，更显少妇活力，双腿微合，两旁阴肉夹挤出了一条深沟形的阴缝，象张

抿合的玉嘴一般，随着呼吸上下微动，似一活物，等着品尝男人的阳具，大乔双臂合在腹中，孙权不敢冒然撩开肚

兜，只是欣赏着大乔的私处和一双玉腿。

老夫人此时已悄悄起身，向孙权打了个手势，便悄悄出门反锁了外堂。孙权这时少了耐性，大概欲火烧的太久

了，多年和女人交合的经验让他知道制服女人的方法越简单越有效，他对自己的阳具颇为自信，他的信念就是，只

要占有了，就成功了。

他悄悄上床，大乔仍熟睡着，孙权先沾了下口水轻摸在大乔的阴口上，他这时还不想分开大乔的双腿，因为他

知道女人在没有夫君的同眠下是很敏感的，那时不时还要费一些口舌和力气，如果一击就中，无疑主动权就完全在

自己一方了，孙坚健在时经常夸奖孙权处事果断，善于快刀斩乱麻，这和他将来用计除掉兄长孙策和大督都周瑜如

出一澈。

大乔的两只滚圆的奶子轮廓在肚兜下丝毫掩饰不住，孙权半跪在大乔身边，试着两手轻轻握住大乔的两只腿胫，

左右分开，大乔的肉缝像紧闭的门一样慢慢敞开了，少妇的骚香让孙权心神激荡，大乔似乎有了点知觉，但仍在半

梦半醒之间，孙权怕夜长梦多，左手两指分开大乔的沾有口水的阴唇，烛光下大乔的阴门完全暴露出来，晶莹剔透，

像润玉又像鸡血石般的颜色，那是令多少男人向往的地方呀，孙权简直喜出望外，马上就要归他自己享用了，他右

手握住几乎难以控制的阳具，稍向下压将已经溢出一些精液的龟头轻触到大乔的阴口上，他的阳具太过粗大，还没

有生育过的大乔只能在阴口上接纳他的龟头里圈，孙权吸了口气，身体下伏，腰上用力，使劲往里抵进，大乔弹力

十足而又紧合的阴门让他的龟头一时僵在那里，只要再一冲便可长驱直入。

敏感的大乔终于醒了，她第一感觉就是有东西在抵自己的身体，这时她思维还未完全恢复，意识上以为是婆婆

睡梦中无意接触自己的身体，就在这尚没有抵抗意识恢复的一霎时，孙权两手按住床板，屁股前送，膝盖借力，耳

听「滋」的一声，龟头终于挤进了大乔的阴道。

大乔霎时感到下体一阵胀满，倾刻从朦胧中清醒，见是孙权赤身裸体，当时一下子惊呆了，好半天才叫了声：

「二叔，你干什么？」

孙权已经进入亢奋状态，他得意地笑着一把扯掉了大乔的衣兜，两只饱满坚挺的玉奶带着惯性的颤动跳了出来，

洁白光滑，粉色的乳晕衬着两只小巧的奶头，像两只刚成熟的樱桃一样，孙权张口就叼住一只，流着口水的嘴咂着

大乔的乳房咂咂直响，大乔马上由惊恐变成了反抗，她这时全恢复了清醒和知觉，明显地感到下体被一只有力和粗

壮的猛兽在进攻一样，势不可挡，直捣心腹。

大乔本能地想推开孙权，可娇生惯养的她哪是孙权的对手，孙权两腿一合将大乔的两腿夹在股中，肉感的大腿

更刺激了他的欲望，他身体下伏两肘压住大乔的胳膊，肚子不停地在大乔身上挤摩着，弄的大乔呼吸都变了样，他

大嘴不停地吮吸着大乔两只引以为傲的乳峰，大乔失声喊着：「婆婆来呀，快来人呀。」

孙权一下吻向大乔的嘴，大乔因发不出声脸憋的通红，鼻腔用力呼吸发出可怕的声音，这反倒激起了孙权的霸

占意识，他有意压紧大乔的身体，身体与大乔完全重合一起，让她丝毫不得动弹，腰间用力而又大幅度地抽插，他

节奏很慢，好象要细细体会大乔阴道从头到尾的感觉，也让大乔把注意力转移到她的穴里。

大乔强烈地感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每顶到深处孙权都有意左右摇动一下屁股，这样不但直向，连阴道两侧也会

感觉搅动般的冲击。大乔只能被动地接受这清清楚楚的现实，感觉孙权那巨大的肉棒霸道地进进出出，似乎通到了

心脏，胀满了整个腹腔，不自觉地诱发了自己全身的性感地带。身体的接纳和意识上的抵抗正交替地斗争着。让她

渐渐感到只有被任人宰割的状态。

孙权松开口，用手揉搓着大乔的两只大号碗般大的乳球，说道：「嫂嫂，我一见你就喜欢你了，你本来就是我

的。」

大乔喘息了一会儿，已经无力推搡他了，但怒目而视，气愤地说到：「你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你对得起你哥

哥吗，他回来会把你碎尸万段。」

孙权不吃这一套，他又用力地一顶，大乔因冲击力而嗷了一声，震得腹腔一阵颤栗，孙权说道：「我哥是聪明

人，不会找这个理由杀我，他是一方之王，怎会因此坏了名声，结果就是他若知道了会杀掉你，女人对他来说他想

谁就能要谁。

而你死的不明不白，家人也会株连，嘿嘿，如果你不说我不说，天知地知，就会一切从前的。何况他长年征战，

你和寡妇有什么区别，反正我也是孙家人，亏待不了你。」

这些话切中了大乔的要害，那个年代贞洁比女人的性命还重要，现在木已成舟，公开事实只能是死路一条，而

且家人会受牵连，如果顺从，不但能享权势富贵，而且将来也算是有了孙权的把柄。

孙权看出大乔已经动犹豫了，就趁热打铁，说：「嫂子，你那么年轻美貌，为何要浪费青春呢，我有个主意，

我哥在时我绝不打扰你，我哥不在我们就可以幽会，你不说我不说，这里的利弊你应该比我清楚。」他说这话时仍

不停地抽插着。

大乔深知帝王家的权威，何况这时她也看出是孙权和孙老夫人合谋设下的局，自己一张嘴是说不过两张嘴的，

更何况孙策敬老夫人如敬天一般。自己没有一处能站得住脚，下体被孙权有节奏的抽插已经淫水四溢，发出「呱叽

呱叽」的声响，孙策已经出征数月，大乔内心早已难耐，索性闭上眼睛，显出一付想早点结束这一切的意思。

孙权也看出了大乔的默许，他两手掐着大乔的腋窝，自己直立起来坐在床上，这样大乔就坐在他的腿上，两人

面对面对坐交，大乔只有受摆弄的份，孙权此举就是想让大乔由被动变主动，大乔两臂自然地搭在孙权的两肩上，

她偏着头，仍带着不情愿的怒容。

孙权心知肚明，开始加快了节奏，大乔的双乳在孙权的「地钉顶天」的冲击下上下跳着，跳打着孙权结实的胸

肌，孙权这时才看到大乔双肩浑圆，皮肤如奶油一般光洁，真是罕见的人间极品，大乔也明显地感到自己阴道被撑

的满满的，两股坐在孙权有力结实的腿上，一股男人的阳刚让她不自觉地配合着孙权的抽插，渐渐地，淫水如雨，

粘在腿根和屁股上，这是她和孙策交合从没有过的，一种原始野蛮的欲望在这种节奏中瞬间升腾，象细菌一样迅速

漫延全身。

借着烛光，孙权尽情欣赏着大乔，大乔因惊吓和兴奋已经有些出汗，散发出女人那种雌性原始的骚香，诱惑着

男人全身的神经，丰满白嫩而又坚实的屁股在孙权的抽插下荡着，臀肉一波波的，撩人欲望，蛇腰柔动，像条柔滑

的蟒蛇缠身一般，让孙权舒服的如痴如仙，只盼着这一辈子都这样荡漾下去，细观大乔，双眼淫光毕现，如久渴之

母兽，两鬓赤红，桃嘴尽张，红舌搅唇，涎液欲滴，只看得孙权难以自控，但觉腹间一紧，背后一热，似开闸泻洪

一般，一股浓精喷射而出，嘘嘘有声，直射的大乔只觉五脏六腑被蚁咬一般，浑身不是自己的了，忍不住娇声呻吟

直至失声荡叫。

孙权仿佛一下子升天到一个极乐世界一般，飘飘然腾云驾雾，积蓄已久的愿望一瞬间实现了，彼有英雄成就霸

业的之感，全身一松，萎身倒在床上，大乔也惯性般地伏在他身上，两人倚偎喘息，精液汩汩，合着大乔的淫液，

从阴道里顺着孙权的尚未拨出的肉棒延延流出，大乔不时抽搐一下，浑身似棉花般没了骨筋，那是一个女人性满足

的极点……

这一夜，两人尽行鱼水之欢，大乔羞性已去，索性放情纵欲，尽献媚态，口交、乳交、江南十八式尽数用尽，

只弄的孙权倍授雨露。从此两人偷情如常，因此传说大乔之子孙休乃是孙权之子，此为野史俗说，无可考证。

常言道，这山望着那山高，孙权与那大乔偷情数月，便打起了小乔的主意，且不说淫遍天下美人，仅二乔便使

天下众美女自叹不如，得二乔者，如登泰山而小天下。然小乔系周瑜之妻，平时与内宫来往甚少，且那周瑜少年英

俊，风度翩翩，英姿勃发，更是让小乔一见倾心，小乔任性活泼，较大乔另有一番风情，故世人称此二女尽占天下

美女之所长。

小乔深居简出，加上周瑜家规极严，令孙权无机可乘，更不可与大乔商量，那大乔妒意极强，搞不好弄巧成拙，

鸡飞蛋打，周瑜兵权在握，万不可用强，只能智取。一连数日，孙权无计可施，这日无事，便到老夫人姘夫许贡家

散心，那许贡是江南大贾，加之攻于心计，又有老夫人暗中做靠山，故有呼风唤雨之本领，见孙权来访，忙举酒相

迎，席间见孙权闷闷不乐，追根问底，才知为小乔之事无奈。

许贡笑道：「二殿下不必烦恼，区区小事，许某可成全二殿下。」

孙权大喜，忙躬身请教，许贡道：「二殿下难道忘了，小乔与令妹孙尚香交好，每月初七都与令妹相陪，去那

莲花山仙人潭洗七香浴，这便是殿下的机会。」

说罢附耳过去，如此这般地交待孙权，孙权喜出旺外，辞了许贡，回府准备去了。

那莲花山仙人潭有座天然温泉池，那小乔与孙尚香每月初七便会去沐浴还愿，所谓七香浴，是用七种名贵花卉

泡制温泉池中，据说有怯百病、长生驻颜之功效。

这一日，孙权早早来到莲花山，找到佛庵住持妙慧尼姑，付与她香金１００两黄金，叮嘱她在下泡七香时加上

一味药，那是许贡给孙权的催情药，名叫「到死不忘」，传说此药专催女子发情，发情时谁与她交合，便永远不会

忘，产生依赖，此药无色无味，专刺激女子阴蒂、肛门，令其染瘾，对男子且无任何作用，妙慧贪财，一口便答应

了。

长话短说，那小乔与孙尚香前来还愿，孙权便躲在供桌下细观小乔，果然有沉鱼落雁之色，较之大乔另有一番

风情，高鼻樱嘴，白里透红，一笑带着两个浅酒窝，一对小虎牙更是惹人喜爱，眼波似水，胸满臀丰，走起路来如

扭如飘，似神仙驾云一般，脖颈上露出一角花绣彩色刺青，如白玉上丹青妙笔一般。把个孙权看的如呆如痴，姑媳

两还愿完毕，便由妙慧引着来到温池内，宽衣解带，美人入浴，远远便闻到那七花飘香，沁人心脾，心旷神怡。

那妙慧早已按孙权的吩咐把催情散化入池中，小乔与孙尚香除衣进池，耳闻鸟鸣，嗅着花香，懒洋洋地享受着，

孙权此时已经暗伏在外，见那池边只有两个侍女伺候，便让妙慧召入庵中，自己闪身在门外窥视，见那小乔水雾中

如凌波仙子，身上花绣刺青甚是夺目，如玉柱上盘凤一般，额上渗出微微汗珠，更显妩媚诱人，那尚香乃孙权同父

异母，最受孙家疼爱，不想现在已出落的大家闺秀了，虽只十五六的年纪，也生得楚楚动人，与那小乔自是各有千

秋，孙权在外看的兴起，两个玉女不时翻身嬉水，娇笑连连，更让孙权心似猿马，浑身燥热，索性脱了衣裤，潜在

池边树丛中等那药力发作。

那药果然神奇，不出一刻，便见二女脸现淫象，气喘渐急，小乔对尚香说：「妹妹，我怎么浑身麻痒，心如羽

拨。」

尚香答到：「姐姐说的是，我也如此，大概是仲春时节，百花初开，苞蕊芒重，药性太盛吧。」刚说完，便觉

得下体阴蒂如有水蛭吸啄一般，麻痒可人，说不出的受用，又觉得肛门如有蚁入，与阴蒂前后呼应，腹腔内顿感酥

痒难挡，随即心跳如鼓，气喘如风，急盼有硬物直插穴内大搅一番。

那小乔也是如此，她忙对尚香说：「妹妹，快到我锦盒里取我的铜雀来。」

小乔说的铜雀，便是古时的女用淫具，那周瑜自是怕小乔独守空房寂寞，便找能工巧匠造一铜具，形似鸟雀，

内有机簧，旋紧机括，能如男人阳具般蠕动，故小乔总是随身携带，尚香从锦盒取来铜具，见此物近一尺长短，通

体油亮光滑，与男性阳具一般无二，乃纯铜所铸，底有旋扭，见小乔起身坐在池沿边，旋紧机括，将那铜雀顶入穴

中，随即便听到吱扭吱扭的金属声响，如蚕虫般蠕动震荡，带着小乔两旁阴肉波浪般吞吐颤动。

孙权这才真个看到小乔胴体，光洁润滑，毫无瑕疵，如汉白玉雕成一般，双乳猛挺，乳头甚红，由背至胸刺有

彩青，乃一青叶牡丹，形色如生，更显得那小乔如仙如妖，两颊也已赤红，乃性燥所至，小乔支起一腿，私处桃门

尽让孙权收入眼内，阴毛淡黄，阴缝张开，两旁阴肉涨红，随那铜雀蠕动时起时伏，似活物一般，双目微闭，舌舔

上鄂，娇声呻吟，淫液也顺着那铜雀汩汩而出，亢奋无比，嘴里吟到：「妹妹呀……妹妹呀，快来帮姐姐……喔…

…喔……」

尚香此时也亢奋起来，忙来到小乔胯下接过铜雀，见那小乔阴蒂早已勃起似蚕豆般大小，便伸指弹去，小乔浑

身一抖，似受了虐待般地淫叫着，一付解渴的样子甚是喜人，尚香舌舔阴蒂，手操铜雀，把弄小乔淫穴，池边浪声

叠起，勾人魂魄。

孙权这才知道，原来那小乔和自己妹子来此沐浴是假，寻欢是真，想是不敢找男人，两个高贵女子互相把玩，

倒是别样情趣，这倒使他放宽心来，便赤裸现身跳入池中，三划两蹬，便到了两女面前。

两女初时一惊，尚香见是二哥，倒似见了救星一般，撒娇道：「二哥快来呀，小乔姐姐中了风寒了。」

孙权忙道：「乔姐莫慌，孙权来助你。」说罢搂小乔入怀，一下张口将她的舌头含入嘴中，只一含，便觉清凉

爽口，馨香无比，如小鱼般在嘴里滑走，受用无穷。

那小乔早已不能自制，便是野兽来犯，也是求之不得了。遂抱紧孙权，两只玉腿缠在他的腰上，那丰满的屁股

上下揉蹭，嘴里嗔道：「权哥哥……你好坏……

你欺负我……喔……喔……」

那孙权早已欲火焚身，动粗般地吸起小乔的玉乳，用力吸抻，待抻到尽头时突然一松，便见那奶球上下抖跳，

小乔随即身体一颤，尖声淫叫，孙权如法炮制，直将小乔的双乳吸抻的赤红，方把小乔放在池沿边。

小乔躺在池边上，两腿浸在池里，身体淫荡地扭动着，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孙权分开小乔两腿海豚般圆润的

玉腿，支在池沿上，小乔的美穴就在他的眼前，嫩白的阴肉透着粉红，晶莹剔透，淫水亮泽，两片小巧的阴唇因抽

搐而张合着，阴蒂更是晶亮夺目，阴口上下挤弄着，像只媚眼抛着秋波，贱种般地招唤着男人的阳具。

孙权看着小乔蚕豆般大的阴蒂，早已垂涎三尺，女人阴蒂外露而且形似豆状，性欲可见潜力巨大，随即含在口

中，如含糠果，舌头搅动下，弄的小乔刺激难忍，身体几次曲立起来，颤抖着发出原始的颤音：「权哥哥……喔…

…嗷……快给我权哥哥……我要……嗷……嗷……好哥哥……妹妹要死了……喔……求你了……

快狠狠地插我……」

这一下子勾起孙权野兽般原始的欲望，当下他站起身来，肉棒如出水蛟龙，尚带着泉水下滴，锃亮如铁，如同

一只见到猎物垂涎的猛兽，发起至命的一次冲锋。

尚香手里拿着铜雀，孙权露出水面的肉棒着实让她吃了一惊，比铜雀尚长一截，也许当时打造时是按周瑜的尺

寸订制的，刚才孙权和小乔搅缠在一起的淫相让她的饥渴达到了极点，但见孙权手攥肉棒根部，似拿鼓槌般在小乔

的阴户上鞭打了几下，打在小乔阴蒂上，惊的小乔身体一耸耸的，嘴里发出有些凄惨但又淫荡的呻吟。

孙权趁热打铁，龟头在小乔外阴缝上上下滑蹭几下，将龟头塞入阴口，两手支住池沿，身子向上一挑，但听得

「滋」的一声，伴随着小乔期盼般的嗷叫，肉棒直没到底，余威直通心腹，这是小乔在周瑜身上没感受到的，似乎

整个身体都被这粗壮的肉棒给挑起来了，身体不由上屈，两腿夹住孙权的腰，两臂一合，便拢住了孙权的脖颈，疯

狂地迎合着孙权剧烈地插送。

两个人身体搅缠在一起，仿佛想把对方熔入自己的体内一样，忘我地嗥叫着，尽情地发泄着，旁若无人一般地

肆虐着对方，抠后背，拍屁股，挤乳房，但听得那小乔淫声浪叫「……啊……嗷……权哥哥……你好用力啊……顶

死我了……舒服……啊……受不了了……要插透了……啊……嗷……」弄的身体在冲撞中彭彭作响，把个孙尚香看

得如醉如痴。

这样大干了大半个时辰，孙权乍然想起催情药尚有肛交作用，便把小乔放躺在池沿，小乔此时浑身酸软，肛门

麻庠，但见孙权拨出肉棒，两手抓起小乔双脚搭在自己肩上，孙权高大，小乔双脚上他肩上，屁股就离开了地面，

孙权两手托住小乔两片浑圆弹性的屁股，肉棒对住她的肛门，一点点用力向里挺，小乔惊叫起来，双手想推孙权，

确苦于够不着，孙权双手微分她的屁股，露出了粉红的菊花，那是没被男人开发过的地方，孙权一挺，肉棒进去了

寸余，小乔因紧张和痛疼惨叫起来：「……好哥哥……不要呀……饶了我吧……啊……啊！」

孙权岂能放过如此良机，手拉小乔身体，腰往前送，一下直没入肛，小乔因痛疼一下子昏厥过去，身体一下软

软地仰在池边，如同死尸，在孙权的抽送下被动地摇晃着，不消一刻，幽幽醒来，但觉感觉异样，须知阳具入女人

直肠，压迫女人膀胱子宫，同样能激起女人快感，且更有超一般高潮之感觉，小乔顿觉似有尿急，回荡心腹，但却

排不出来，性欲更加升腾。

孙权左手不停拨弄小乔阴蒂，右手三指直抠阴道，把个小乔弄的连喊叫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一个劲地全身痉

挛，口淌涎水，眼光迷离，已入仙境，孙权时而抽出肉棒，直插小穴深处，时而直入肛门，等到有射感时，猛地插

入阴道，锤打连环般地进攻着，但听得小乔只有「喔……啊……喔……啊……」的悲鸣声。

孙权大吼一声，两手死死抱住小乔屁股，小腹死死抵住小乔阴口，伴随着身体的颤抖和抽搐，将浓精有力地射

进了她的花心，小乔因精液在子宫的冲击，剧烈地痉挛起来，身体条件反射般地屈起再屈起，嘴里发出惊人的吼声

：「呕……

呕……呕……」

孙权扭动了半饷，顿感浑身虚脱，慢慢放下小乔烂泥般的身体，轰地向池中倒去，肉棒一下子从小乔穴中脱出，

精液淫液像雨水出管一样汩汩流出，小乔身体还在痉挛着，突然一道亮晶的弧线喷发而出，那是女人高潮的极限，

也是喷潮，伴随着小乔最后一点力气的低气呻吟，像彩虹般撒落在泉池里，后人传小乔池内撒津，其实指的就是她

这次在逍遥中排津，故此后此泉池更名逍遥津，后来莲花山上建了一台，名日铜雀台，三国中均有此名，只是未说

缘由，其实皆出于此。

那催情药果然名不虚传，小乔至此每每与孙权幽会不断，孙权乐得其所，乔氏姐妹均成自己胯下之物，真可谓

夜夜洞房，日日花酒，孙权乐此不疲。

但好景不长，那孙策与周瑜用计大败刘繇，收降虎将太史慈，得胜凯旋。孙策天天忙于军政大事，未遐顾及儿

女私情，但那周瑜何许人也，心细如发，很快从小乔的反常中发现端倪，细查之下，方知孙权乘虚淫乱乔氏姐妹，

周瑜气量本来就，一气之下大病不起，从此留下病根，但怒火不消，大丈夫此仇何能不报。

周瑜攻于心计，不是鲁莽泛泛之辈，深知此事涉及孙氏家族，且孙老夫人垂帘摄政，弄不好大仇未报，自己且

人头不保，故此，周瑜定下一计，先从许贡下手，然后禀明孙策许贡淫乱后宫，先借孙策之手解决孙老夫人，待此

事妥后，孙权便孤立无缘，那时将事告明孙策，孙策必怒而杀孙权。

因此周瑜先将许贡抓捕入狱，那许贡熬刑不过，只得招了，周瑜禀明孙策，促孙策立即软禁孙老夫人，追查余

孽，策果然大惊，但马上查处其母，违于孝道，恐天下耻笑，随告周瑜先将许贡处死，明日以打猎为名聚将从长商

议。

然孙权绝非坐以待毙之人，早已探得许贡已招，决定先发制人，忙私下找来许贡家奴三人，委以重金，命其次

日埋伏猎场，备好利器，箭镞涂毒，定要取那孙策周瑜性命。

果然，第二天孙策外出打猎，却被早已准备好的三个奴刺伤毒发而亡，孙老夫人作主，孙权继任国君。当时周

瑜因赤壁战势远在水营，侥幸躲过一难。但好景不长孙权与那诸葛亮暗中达成默契，诱周瑜取南郡，结果中了诸葛

亮的埋伏，周瑜气火攻心，呕血而死。

自此孙权高枕无忧，与那乔氏姐妹天天同居一室，品酒赏美，淫乐无穷。【完】